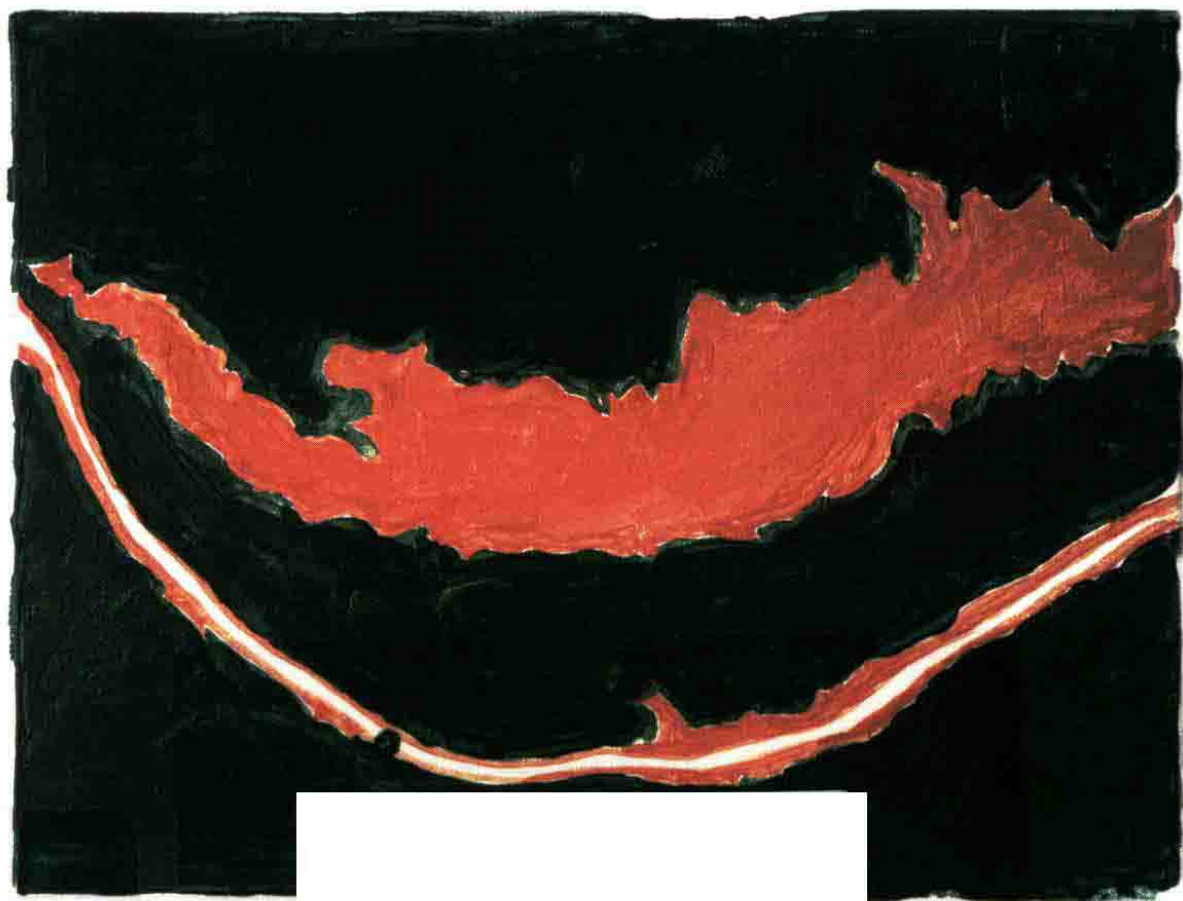


L'Écriture comme un couteau

Annie Ernaux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写作是一把刀

与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对谈

著

[法] 安妮·埃尔诺

译

栾颖新

L'Écriture comme un couteau
Annie Ernaux

写作是一把刀

与弗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对谈

著

[法] 安妮·埃尔诺

译

栾颖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作是一把刀:与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对话/
(法)安妮·埃尔诺著;栾颖新译.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23

ISBN 978-7-208-18272-1

I. ①写… II. ①安… ②栾… III. ①费雷德里克-伊
夫·热奈-访问记 IV. ①K837.125.6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76655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e2 works

封面画作来自朱鑫意的“2020”系列作品

写作是一把刀:与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对话

[法]安妮·埃尔诺 著

栾颖新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6

字 数 79,000

版 次 202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8272-1/I·2078

定 价 58.00 元

作者简介：

安妮·埃尔诺出生于法国利勒博纳，在诺曼底的伊沃托度过青年时代。持有现代文学国家教师资格证，曾在安纳西、蓬图瓦兹和国家远程教育中心教书。她住在瓦兹谷地区的塞尔吉。20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弗雷德里克-伊夫·热奈生于1959年，1977年起定居墨西哥，取得墨西哥国籍。目前在墨西哥教授比较文学课程。

译者简介：

栾颖新，现居巴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现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博士生。译有《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等。著有随笔集《那个苹果也很好》。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

中文版序言

当我在二十多岁开始写作时，我认为文学的目的是改变现实的样貌，剥离其物质层面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写人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比如，那时我认为我的家庭环境和我父母作为咖啡杂货店店主的职业，以及我所居住的平民街区的生活，都是“低于文学”的。同样，与我的身体和我作为一个女孩的经历（两年前遭受的一次性暴力）有关的一切，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得到升华，它们是不能进入文学的。然而，用我的第一部作品作为尝试，我失败了，它被出版商拒绝。有时我会想：幸好是这样。因为十年后，我对文学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因为在这期间，我撞击到了现实。地下堕胎的现实，我负责家务、照顾两个孩子和从事一份教师工作的婚姻生活的现实，学识使

我与之疏远的父亲的突然死亡的现实。我发觉，写作对我来说只能是这样：通过我所经历的，或者我在周遭世界所生活的和观察到的，把现实揭露出来。第一人称，“我”，自然而然地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它能够锻造记忆，捕捉和展现我们生活中难以察觉的东西。这个冒着风险说出一切的“我”，除了理解和分享之外，没有其他的顾虑。

我所写的书都是这种愿望的结果——把个体性和私密性转化为一种可感知的和可理解的实体，可以进入他人的意识。这些书以不同的形式潜入身体、爱的激情、社会的羞耻、疾病、亲人的死亡这些共同经验中。与此同时，它们寻求改变社会和文化上的等级差异，质疑男性目光对世界的统治。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有助于实现我自己对文学的期许：带来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自由。

安妮·埃尔诺

2023年2月

与我们自身完全相反的东西常常召唤我们，来自另一极的召唤。在寻找世界与生活的意义的过程中，我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与我们相似的东西。在一堆相似的事物中，我们更喜欢与众不同的那个。我们无法任由自己在他人身上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也做不到只跟自己一样的人来往。当我们艰难地寻找时，总是很容易放弃，仿佛走在悬崖边缘；而当我们开始观察别人在寻找什么时，我们会对这个我们与他人共存的世界有更多的体悟。正因如此，阅读滋养着我们。当我们深陷曲折的、磨人的写作过程时，阅读能拯救我们，阅读能给我们继续写下去的力气。当一个人按照蒙田、

夏多布里昂、卢梭或莱里斯的方式通过回忆厘清事实、试图理解时，他其实是在从事一项尽可能深入的调查，他赌上全部身家，他会遇到很危险的情况，也愿意承担风险。

我自己的作品写得很长，复杂得像迷宫一般，不过这种写作也是为了寻找关于我所经历过的事情的真相。从形式上看，我的作品与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截然相反。二十年来，我一直欣赏埃尔诺追求卓越、承担风险的写作路径和她不说谎的写作风格。她的写作深剖入骨，让生存在此世的痛苦、快乐和复杂都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我欣赏的是：在篇幅被压缩到极致的书中，她从一大堆想必很复杂的感受、想法和情感中提取了精髓。她的提取物看起来十分清澈，然而她艰难探索和辨识的痕迹并没有被抹去，我们仍能看见这些水印一般的痕迹，埃尔诺在行文中也会提起这些痕迹。我喜欢她不用隐喻且毫不造作的词句。她把词句打磨得极其锋利，剖开鲜活的存在，剥去事物的外皮。

近年来，埃尔诺走得更远了，她开始越来越冒险的探索。她以昆虫学家般的精确直抵可说与不可说的边境。

如今，有些以阅读和理解职业的人诋毁埃尔诺的创作，诋毁她对身体和灵魂的探索。这些人感到无所适从，难以理解，他们鄙视埃尔诺的作品。他们并不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他们的态度隐含着更为阴暗的动机，反映出他们的政治观点、厌女倾向和守旧态度。在我看来，这些人故步自封，守着不可撼动的、密不透风的和既有的边界，把“已知的、熟悉的”和其他未被触及、尚未开发的领域分开。他们不允许任何越界行为，他们诋毁埃尔诺是因为他们想从多个角度对抗越界行为。因此，我想让安妮·埃尔诺从深层动机和具体情况出发谈谈她作为作家的所作所为和写作姿态。就我而言，很久以来我像在沙漠中牵着骆驼往前走的商人一般，根本不在乎旁边的狗叫；又像是从不改变航向也不屈尊的水手，我知道我要坚定不移地朝极点进发，就像哈特拉斯船长那样。我要试图

说出能说的一切内容，绝不改变方向。我想埃尔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想不重复，甚至超越前人留给我们、教给我们的东西，最终实现那些众人阻挠我们实现的目标，奋力超越，唯一的方法和途径就是承受这个过程中的一切不适。而超越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真的会知道吗？我们或许会抵达一种真相，属于我们的真相。

对谈往往被归为“小众”，我却一直相信：借助外力的刺激，在对谈中讨论作品时或许能揭示出一些往往尚不明晰的想法。对谈也可能给我们提供新思路。最理想的情况是在对谈中发现我们此前尚未知晓的捷径。对谈的计划由来已久，她欣然答应我的提议，认真、亲切地与我对谈。我在这里说的对谈是单数形式的，因为我跟埃尔诺的对谈持续一年，分若干阶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阶段的对话最终指向同一个问题，因此我说我跟埃尔诺的对谈是单数形式

的。我和埃尔诺的对谈一直是通过电子邮件远程进行的。我和她各处一极，分别住在不同的大陆，用电子邮件独有的节奏对谈。

F.-Y. J.

2002年6月28日

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住在美国。六年来，我和他持续通信。我们每次通信都间隔一段时间，但整体上没有断过。热奈在 1997 年出版了《飓风》，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他是一个全情投入的作家。他一直在寻找，不断受伤。他要找的东西时隐时现。热奈的作品极具美感，他把相同的主题、地点和场景组合、混合在一起，写就一部豪华壮美而又令人心碎的交响曲。之后，热奈写了《慈善》，最近他又写了《自然光》。这两部作品表现出他仍在寻找，他所追寻的目标独一无二，他在寻找的过程中毫不妥协。去年，热奈来了一次法国，当时他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做对谈，讨论一些与写作、与我的书有关的问题。对谈的形式

可以是电子邮件。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规定最后用什么方式呈现，可以做得很自由。我心动了，因为对谈没有限制，也不确定会做成什么样，而且整个对谈是书面的。抛开这些不谈，我了解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写作的方式，我确定他提问的时候肯定能问到点儿上。我觉得这场对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觉得对谈有保障，不仅是因为我和热奈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写作，也是因为我和他视角不同。我和热奈看待事物的方式相去甚远，因此，我感到无比自由，同时深感自己有义务阐释我的写作路径。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断断续续地给我写邮件，他发来一组问题，也告诉我他的想法。我很少立刻回复。在我收到的问题和我想做出的回答之间，存在一段距离，这段距离让我焦虑，这段距离甚至威胁着我。在口头访谈中，即便是说得很慢的访谈，人其实或多或少地会尽力从容地、迅速地忽视和跨过这段距离，这是一种习惯。而在书面对谈

中，我有充足的时间来熟悉这段距离。在我开始写的时候，或者是准备要写的时候，我的思考和感受会从虚无中浮现出来；而当我不写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会出现。一旦我感觉找到了一些有点确定的东西，我就直接在电脑上写下我的回复。我不做笔记，尽量少改。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规则。

在对谈过程中，我担心的只有两点，一点是真诚，另一点是准确。我发现准确比真诚更难达到。我已经写了三十年，在讨论写作的同时，不把这三十年统括起来，也不把这三十年简化成几点原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呈现不可避免的矛盾之处。要清晰地揭露出从时间到意识的具体细节。是我的意志让我选择用什么词，让我把句子拼成一本书。我没法告诉别人这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自己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觉得我可以讲清楚我的文本有什么目的，讲讲我写作的“原因”。这些来自想象的东西并非对现实毫无影响，实际上它们决定了我的写作形

式。写作在我的人生中占比很大，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我在此讲出了一些与写作有关的、属于我个人的、暂时有效的真相。当然，其他人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

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固执地、精巧地在我面前一点一点地铺开了一条道路，我带着好奇心踏上这条道路，我感到愉悦，有时也觉得不确定。我是不是因此走到别处去了？我在访谈的开头就说了希望自己能走到别处去。不，只有毫无顾忌地，也许还要怀着爱意地沉入有关生活和世界的现实中，从中提取词汇，最终写成一本书，这个过程才有力量。在这部集子里，我围绕写作而写作，我没有讨论世界。说到底，写作的过程是无法展现出来的，讲述写作经验因此有点不现实。不过，写作的经验或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呈现出来。比如通过回忆中一段不可磨灭的画面，刚刚这段回忆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那是在利勒博纳，当时战争刚结束。我大概四岁

半。我第一次去剧场看演出，跟父母一起。表演是露天的，或许是在美军的营地那边。演员们往舞台上放了一个大箱子，把一个女人严严实实地关了进去。男人们拿着钎子从各个方向往箱子里刺。没完没了。小时候，人总是容易感到害怕。最后，那个女人从箱子里出来了，毫发无伤。

A. E.

2002年7月8日

目 录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中文版序言	1
出 发	1
对我来说，写作有两种形式	7
在“小说”这个词里，我把文学放了进去	13
我感觉写作是一把刀	20
渴望溶解	30
一种工地状态	36
某种危险的东西	42
寻找新形式	47
捐出的赠予	55
跨越阶层的人	59
被统治者世界的文化	74